

邓广铭全集

第八卷

邓广铭全集

第八卷

宋代人物 史事

河北教育出版社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在朗润园寓所客厅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书房



一九九六年在朗润园寓所书房



一九八四年与学生们在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



一九八九年与萧启庆在朗润园寓所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与林超、陈占元、宿白、陈贻焮在北京大学朗润园



一九九五年三月北京大学历史系五三级校友为先生祝寿

目 录

评杨业兼论潘杨关系	(1)
对有关《杨家宗谱》报道的质疑	(8)
论范仲淹的师承	
——辨《宋元学案》所谓“高平所出”	(10)
范仲淹的青少年时期是在哪儿度过的	(17)
关于周敦颐的师承和传授	(19)
不需要为沈括锦上添花	
——万春圩并非沈括兴建小考	(39)
苏颂	(49)
评柯昌颐编《王安石评传》	(58)
《王安石》前记	(65)
关于《王安石》的几点说明	(69)
王安石——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	(73)
王安石在北宋儒家学派中的地位	
——附说理学家的开山祖问题	(84)
王安石对北宋兵制的改革措施及其设想	(99)
略论王安石“为天下理财”的主张及其实践	(110)
王安石统一中国的战略设想及其个人行藏	(123)
为王安石的《明妃曲》辨诬	(148)
王安石《太古》一文主旨辨析	(154)

关于王安石的居里和生卒年问题	(158)
关于王安石的居里茔墓及其他诸问题	(162)
王安石与蔡京的饮食	(170)
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	(172)
关于宋江起义开始年代问题的再探讨	(193)
再论历史上的宋江不是投降派	(196)
就有关宋江是否投降、是否打方腊的一些史料	
的使用和鉴定问题答张国光君	(204)
关于宋江的投降与征方腊问题	(220)
《岳飞》序	(229)
论岳飞	(234)
关于岳飞的几个问题	(244)
《岳飞庙志》序	(261)
岳飞是永远值得我们纪念的人物	
——在纪念岳飞诞生八百九十周年国际学术	
研讨会上的发言	(267)
《宋史》岳飞、张宪、牛皋、杨再兴传考辨	(273)
从军以前的岳飞	(301)
谈钟相杨么的起义	(307)
也谈关于岳飞和赵构的一段资料	(317)
《鄂王行实编年》中所记朱仙镇之捷及有	
关岳飞奉诏班师诸事考辨	(322)
“黄龙痛饮”质疑	(339)
再谈“黄龙痛饮”	
——兼答周如松君	(346)
“黄龙痛饮”考释	(349)
岳飞的《满江红》不是伪作	(359)
再论岳飞的《满江红》词不是伪作	(364)

附：臧克家、邓广铭关于岳飞《满江红》词的通信	(378)
辨岳飞《满江红》词中的贺兰山在磁州说	(380)
释“拐子马”	(390)
“拐子马”是怎么回事	(397)
绍兴八、九年內秦桧的卖国降敌和岳飞的坚决反抗	(399)
岳飞的死因何在	(418)
八百四十年前的一桩大冤案	
——岳飞惨遭杀害始末	(420)
论秦桧是杀害岳飞的元凶	(444)
为岳飞的“愚忠”辨	(458)
岳云是岳飞的养子吗	(460)
未刊稿：	
岳飞早期事迹考索（未完成稿）	(462)
爱国词人辛稼轩	(469)
*略论辛稼轩及其词	
辛稼轩交游考	(486)
辛稼轩晚年的降官和叙复	(558)
《辛稼轩年谱》及《稼轩词疏证》总辨正	(563)
书诸家跋四卷本《稼轩词》后	(582)
写在郑定远同志的意见之后	(590)
(附：郑定远文)	(591)
修订《稼轩词编年笺注》的说明	(596)
稼轩词笺证（感皇恩）	(604)
辛稼轩集中误收秦桧诗	(608)
《稼轩集抄存》中误收秦桧党羽诗	(611)
关于辛稼轩的《美芹十论》	(614)
辛稼轩归附南宋的初衷和奏进《美芹十论》的主旨	

——纪念辛稼轩诞辰八百五十周年	(617)
略论辛稼轩作于立春日的《汉宫春》词的写作年份 和地点——读郑骞教授《辛稼轩与韩侂胄》书后	(629)
读《漫谈辛稼轩的经济生活》书后	
——与罗忼烈教授商榷	(637)
辛稼轩“书东流村壁”的《念奴娇》的写作时、 地问题——与陈志昂君商榷	(648)
《稼轩词甲集》序文作者范开家世小考	(659)
《辛弃疾词鉴赏》序言	(670)
稼轩词赏析七首	(683)
* 陈亮的先世母系和家况	
* 陈龙川斩马盗马故事考辨	
* 陈龙川狱事考	
* 辨陈龙川之不得令终	
《陈亮年谱》纠谬	(696)
朱唐交忤中的陈同甫	(705)
悦斋唐仲友生卒年份考	(711)
陈亮反儒问题辨析	(716)
朱陈论辩中陈亮王霸义利观的确解	(736)
三十卷本《陈龙川文集》补阙订误发覆	(747)
关于订补《陈亮集》的经过	(766)
* 《陈龙川文集》版本考	
* 《永乐大典》所载《元一统志·陈亮传》考释	

按：有“*”标记者附入著作类，论文部分存目不收。

评杨业兼论潘杨关系

自从公元 986 年，北宋名将杨业血战沙场、壮烈殉难之后，如何评说杨业与潘美的是非功过的官司，一直打了将近一千年，至今还没有止息。当前讨论的问题是：杨业的前半生应如何评价？潘美对杨业之死该负什么责任？宋太宗对潘美的处理是否恰当？我们打算就这些问题，聊述所见。

杨业的前半生也值得肯定

杨业，原名杨崇贵，是五代时麟州刺史杨信的长子，少年时投于后汉高祖刘知远弟、太原尹、河东节度使刘崇帐下，遂被赐姓名为刘继业。951 年，郭威杀后汉隐帝而建立后周，刘崇则据太原称帝，是为北汉。杨业事北汉，累迁至侍卫都虞候，领建雄军节度使。979 年，宋太宗亲征北汉，杨业随其主刘继元出降，不久即被授为左领军卫大将军，郑州防御使，知代州兼三交驻泊兵马部署。第二年三月，杨业率兵击退辽十万大军的进犯，取得雁门大捷，因功迁云州观察使，仍知代州。自此直至壮烈牺牲，杨业一直镇守北宋的西北门户，抗击契丹贵族的侵扰，屡立战功，名震天下。

综观杨业的一生，以归宋为界线，可以划分为前半生和后半生。杨业后半生英勇抗辽，业绩辉煌，一般没有异议。对他的前半生应如何评价，过去很少人论及。最近有的同志特别强调指出：杨业的前半生是有过错的；其过错主要在于抵抗北宋统一，“逆历史潮流而

动”。我们认为，这种评价并不恰当。

杨业的前半生，又可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北汉时期，即他的青少年时代。二是后周与北汉对峙时期（951—960）。五代十国都是封建割据政权，彼此之间互有争战。当时杨业如果参加这些战争，我们认为也没有什么应受指责之处。三是北汉与北宋对峙时期（960—979）。赵匡胤建立北宋之后，为了统一全国，曾三次进攻北汉，都因遇到辽对北汉的援兵，无功而还。979年宋太宗赵光义亲率大军围攻太原，北汉才被征服。在这期间，杨业是北汉的一员高级将领，对北宋的进攻实行了抵抗。可否认为他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呢？对于这一问题，应当进行历史的、全面的、具体的分析。

北宋建国之初，拥有的仍然只是后周故地。它周围的八九个割据政权，谁也看不到或不愿意看到北宋是全国的统一者，更不愿意宣布向北宋纳土归降。并且，宋太祖在统一全国的计划上，采取了先南后北的策略，最初八年以全力经营南方，并未大举进攻北汉。显然，不能说这时的杨业是在抵抗北宋的统一，“逆历史潮流而动”。到968、969年，宋太祖在平定湖南、荆南、后蜀以后，接连两次大举进攻北汉之际，杨业已看到大势所趋，极力规劝其主刘继元归顺北宋。《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十，开宝二年（969）六月载：“时契丹遣其将南大王来援，屯于太原城下。刘继业言于北汉主曰：‘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今救兵骄而无备，愿袭取之，获马数万，因籍河东之地以归中国，使晋人免于涂炭，陛下长享贵宠，不亦可乎？’北汉主不从。”在976年北宋进攻北汉之役中，杨业表现如何，史书不详。而在979年北宋围攻太原时，杨业又一次规劝刘继元降宋。《长编》卷二十，太平兴国四年八月丁巳李焘注中引用的《国史·杨业传》，对此有过详细的记载。

若问：既然杨业主张归降北宋，为什么还屡次抵抗北宋的进攻呢？我们认为，杨业主张降宋并非为个人利益，而是为了实现全国的统一，抵御契丹贵族的侵扰，“使晋人免于涂炭”。要达到这一目的，杨业单枪匹马倒戈降宋并不济事，关键在于北汉主是否肯降。在刘继元出降之前，他对北宋的军队自然要进行抵抗。另外，从杨业

与北宋交战的记录来看，他的抵抗是相当消极的：或因前锋降宋，“知众寡不敌”，即“领兵奔还晋阳”，因而招致“北汉主怒，罢其兵柄”；或在保卫太原时，出击受挫，即“走匿壕中”；或出阵之时，“以马伤足，先收所部兵入城”（以上分别见《长编》卷十，开宝二年二月、三月、五月记事）。杨业在北汉抗宋的战场上同他在北宋抗辽的战场上的表现，判若两人，我们正可从中窥察到他未得实现其降宋主张时的一些苦衷。从杨业所处的历史条件和身分地位来看，这完全可以理解，怎么能说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呢？

我们还应该看到，杨业前半生对辽的侵扰也是坚决抵抗的。前引杨业于969年力劝其主袭取辽的救兵，归降于宋时所说“契丹贪利弃信，他日必破吾国”，正集中反映了他对契丹贵族贪婪掠夺本性的深刻认识。对辽的救兵他尚且建议袭取，对辽的侵扰之卒更可想而知。据《长编》卷二十，太平兴国四年十一月载，杨业在归宋之前曾为北汉守卫北部边防、抵御辽军侵扰的事迹已很著名。另外，《辽史·耶律斜轸传》载：“继业为流矢所中，被擒。斜轸责曰：‘汝与我国角胜三十余年，今日何面目相见！’”杨业归宋后抗辽只有七、八年的时间，而耶律斜轸却指责他与辽“角胜三十余年”，可知杨业在为北汉将官的二十八、九年间，也一直抗辽，且卓有功绩。

杨业之死潘美该负主要责任

《长编》、《宋会要辑稿》、《东都事略》、《宋史》等对杨业殉难经过，都有比较详细的记载，且基本相同。杨业之死，潘美该负什么责任？只要对杨业殉难的经过略加考察，这一问题并不难解决。

《长编》卷二七，雍熙三年八月载，北宋三路北伐之役，因曹彬一路失利而宣告失败。潘美、杨业一路在连拔云、应、朔、寰四州之后，奉命归代州。辽军十余万乘胜鼓行而西，且复陷寰州。于是，宋太宗命令潘美、杨业等派兵掩护四州之民内迁。杨业就是在这次战斗中遇难的。事先，杨业曾对潘美等说：“今寇锋益盛，不可与战。朝廷止令取数州之民，但领兵出大石路，先遣人密告云、朔守将，俟

大军离代州日，令云州之众先出。我师次应州，契丹必悉兵来拒，即令朔州吏民出城，直入石碣谷。遣强弩三千列于谷口，以骑士援于中路，则三州之众保万全矣。”监军西上阁门使、蔚州刺史王侁竭力反对杨业的建议，说：“领数万精兵，而畏懦如此！但趋雁门北川中，鼓行而往马邑！”军器库使、顺州团练使刘文裕亦赞成之。杨业说：“不可，必败之势也。”王侁则诬蔑杨业说：“君素号无敌，今见敌逗挠不战，得非有他志乎？”杨业提出的作战计划，完全符合当时宋、辽双方的军事形势和云、应四州的地理条件，的确是万全之计。而王侁提出的方案是不顾一切主客观条件，一味硬拚、蛮干，肯定要失败。当时潘美是检校太师、忠武军节度使、云应路行营都部署，“位处殿邦，任隆分阃；总貔貅之旅，执金鼓之权”（《宋大诏令集》卷九四《责潘美制》），究竟采取哪个方案，完全决定于他。据最后硬要杨业执行王侁方案的事实看来，潘美必是支持王侁而反对杨业的。这样，就等于置杨业于“必败”之地。

杨业将行，哭着对潘美说：“此行必不利。”因指陈家谷口说：“诸君于此张步兵强弩，为左右翼以援，俟业转战至此，即以步兵夹击救之。不然者，无遗类矣！”可是，潘美对此也不采纳，竟擅离谷口。有的史书上说，王侁以为辽军败走，要与杨业争功，遂领兵离开谷口，而潘美不能制止。这是为潘美开脱罪责的一种说法。潘美作为主将，即使不能制止王侁，为什么自己也要离开谷口呢？

潘美离开陈家谷口，“缘灰河西南行二十里，俄闻业败”。他作为主将，一没有回师陈家谷口去接应，二没有派兵前去救援，而是“即麾兵却走”，马上带兵逃跑。杨业自日中至暮，浴血奋战，转战至陈家谷口，因无人救应，以致全军覆没，杨业被擒，不食三日而死。联系到潘美始则逼令杨业执行王侁提出的必败方案，继则擅离陈家谷口诸事，我们可以断言：杨业之死，王侁、刘文裕固然罪责难逃，但主要责任则在潘美。

潘美为什么要陷害杨业？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嫉功忌能。《长编》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980）十二月丁丑载：“业自雁门之捷，契丹畏之，每望见业旗即引去。主将戍边者多嫉之，或潜上谤书，斥

言其短，上皆不问，封其书付业。”这个“潜上谤书，斥言其短”的“主将”，就是潘美。因为从979年平定北汉之后，直到986年杨业殉难，潘美一直是河东三交口都部署（982年二月改称并州都部署），是宋朝西北边防的唯一主将。有的同志从清代康基田的《晋乘蒐略》中引用了“中外主将多忌之”一句，以为所谓主将显非潘美一人。殊不知《晋乘蒐略》原文乃是说杨业的“威名震于中外，主将多嫉之”，不应把句读断错，加以曲解。

其实，潘美不仅嫉妒杨业的雁门大捷，对杨业收复寰、朔、应诸州之功嫉妒尤甚。《宋太宗实录·潘美传》（据《琬琰集》转引）云：“（雍熙三年）三月，美率师出西陉，与虏遇，追到寰州，破之，斩首五百级，刺史赵彥辛以城降；遂围朔州，其节度副使赵希赞以城降；转攻应州，其节度副使文正、观察判官宋雄以城降。四月，下云州，斩首千级。会班师，诏美归代州。”《长编》等书记载与此略同，均只字未载杨业在收复云应四州中的功绩。但《辽史》有关诸传的记载却大不相同。《耶律斜轸传》云：“（统和四年）继业陷山西诸郡，各以兵守，自屯代州。”《耶律奚低传》云：“统和四年……时宋将杨继业陷山西郡县。”《萧挞凛传》云：“统和四年，宋杨继业率兵由代州来侵，攻陷城邑。”《耶律斜轸传》云：“（统和）四年，宋将杨继业陷山西城邑。”只有《圣宗本纪》云：“（统和四年）夏四月……辛丑，宋潘美陷云州。”宋辽双方对同一事件的记载如此不同，只能这样解释：《宋太宗实录·潘美传》的根据是潘美的战报，而《辽史》的最初来源则是耶律斜轸的战报。辽朝将领与宋军直接交战，所奏乃是实际交锋的前线将领，故其真实性远较《宋太宗实录·潘美传》为高。其后宋朝史书关于这次战事的记载，大都是从这篇《潘美传》沿袭来的。这就又恰恰说明了潘美对杨业的功名是何等的妒忌！

杨业被擒之后，叹息说：“上遇我厚，期捍边破贼以报，而反为奸臣所嫉，逼令赴死，致王师败绩，何面目求活于虏中！”这里所说的“奸臣”无疑也指潘美。

宋朝史民认为潘美对杨业之死该负什么责任呢？苏辙《栾城

集》卷十六《过杨无敌庙》诗作了代表性的回答。其诗末尾两句云：“我欲比君周子隐，诛彤聊足慰忠魂。”周子隐即西晋周处，其死与杨业殉难极为相似（详见《资治通鉴》卷八二）。苏辙把杨业比作周处，把潘美比作陷害周处的梁王司马彤，很明显，他是认为该杀潘美以慰杨业忠魂的。这就更可证明，时人认为潘美对杨业之死应负主要责任。

宋太宗对潘美的处理不当

杨业殉难，“天下闻其死，皆为之愤叹。”（《东都事略·杨业传》）经过一番曲折之后，雍熙三年八月辛亥，宋太宗下了三道制书，处理善后事宜。对杨业“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赐布帛千匹、粟千硕”。称赞他“方提貔虎之师，以效边陲之用，群师违戾，援兵不前，独以孤军，陷于强敌，劲节焱厉，有死不回，求之古人，何以加汝”（《宋大诏令集》卷二二〇《杨业赠太尉、大同军节度使制》）。对王侁“除名，配金州”，刘文裕“除名，配登州”。斥责他们“墮挠军谋，窘辱将领；无公忠之节，有狠戾之愆。”（同上书，卷九四《王侁、刘文裕除名配金、登州制》）而对潘美则只是“削三任，为检校太保”，仅仅责备他“不能申明斥候，谨设隄防”（同上书，卷九四《责潘美制》）。如前所述，“失吾骁将，陷此生民”主要应由潘美负责，对他的处罚决不应在王侁、刘文裕之下。宋太宗对潘美的谴责不但不包括“墮挠军谋，窘辱将领”，而且不包括“群师违戾，援兵不前”；仅仅削去三级虚衔，照样领忠武军节度使、任并州都部署。可知道这完全是为了掩人耳目、堵人之口，是不够公允的。

第二年二月，杨业殉难仅仅半年，宋太宗就撤销了对潘美“削三任”的处分，“复检校太师”（《宋史·潘美传》）。为什么如此呢？是潘美立功折罪了吗？不是。潘美复故官，完全因为宋太宗对潘美之有心袒护，这是十分明白的。

宋朝的一般士大夫和人民群众，对杨业与潘美的是非功过的评价，同宋太宗是不大相同的。他们一直把杨业作为本朝良将的典型。

田锡在奏疏中屡次地称杨业为“良将”，说“往年杨业击契丹……人多称许”（《长编》卷四六，咸平三年三月）。包拯称杨业为“骁将”（《长编》卷一五七，庆历五年十二月癸丑）。欧阳修说杨业、杨延昭“父子皆为名将，其智勇号称无敌。至今天下之士，至于里儿野竖，皆能道之”（《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二九《供备库副使杨君（琪）墓志铭》）。王安石则称杨业是“将帅尽力者”，并十分惋惜他“为奸人所陷，不得其死”（《长编》卷二三七，熙宁五年八月庚子）。潘美则没有受到这样的称赞。前引苏辙《过杨无敌庙》诗写于元祐四年（1089），可见在杨业殉难百年之后，人们对潘美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仍然是愤愤不平的。

（与张希清合作，原载《文汇报》1981年4月6日）